

〔美〕珍妮特·伊诺维奇

JANET EVANOVICH

47.63



一个缉拿 逃犯的女人

新华出版社



ONE
FOR THE
MONEY

图字:01—96—039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缉拿逃犯的女人/(美)伊诺维奇(Evanovich, J.)著;王成云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12

ISBN 7-5011-3388-3

I. ——— I. ①伊…②王…Ⅱ.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Ⅲ. 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21936号

One For The Money

Copyright©1994 by Janet Evanovich

Copyright for the Chinese edition ©1996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rights arranged with Janet Evanovich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New York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International)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专有权属新华出版社

一个缉拿逃犯的女人

[美]珍妮特·伊诺维奇 著

王成云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仰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4375印张 15万字

1997年1月第一版 1997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7-5011-3388-3/I·162 定价:12.50元

第 一章

有些男人进入女人的生活里，企图永远地操纵着。约瑟夫·莫雷利对我就是这样。他虽不是长期这样，但至少一段时期是这样。

莫雷利和我生长在一个名叫特伦顿城的蓝领家庭。在这里，狭窄的居民楼、小得可怜的庭院以及美国造的汽车拥挤在一起。居民大多数是意大利后裔，也有匈牙利人和德国人移居这儿居住。这里是购买意大利卷饼和赌钱的好地方。但无论如何，如果居住在特伦顿，在这里举家过日子也还算过得去。

我小时候一般不跟约瑟夫·莫雷利一起玩。他比我大两岁，住得离我家有两个街区远。“离那些墨西哥后裔的男孩子远点”，我妈妈警告我。“他们是野孩子。当他们同女孩子单独在一起时，我听到许多他们所做的坏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我急切地问。

“你不要打听”，她回答说，“可怕的事。不体面的事。”

从那一刻开始，我把约瑟夫·莫雷利看成为恐怖和好色癖相结合的可怕的人。两星期后，当我6岁时双膝打颤，心里直犯嘀咕的我竟跟随莫雷利来到他父亲的车房；因他答应教我一个新游戏。这间矮小的车房是单独建的，被冷落在他

家的旁边。车房很破烂。一柱阳光透过尘垢覆盖的窗户射进屋内，屋内空气污浊，有股犄角旮旯霉臭以及旧轮胎和用过的机油混浊的气味，车房因为有别的用场，莫雷利的小车从来就没有在此放过。老莫雷利喜欢在这里用裤带抽打他的儿子。他的几个儿子也在这里相互打闹。这一次约瑟夫·莫雷利把我——斯蒂芬尼·普卢姆带到这个车房，是玩火车游戏。

“这个游戏叫什么？”我问约瑟夫·莫雷利。

“火车游戏”，他说着，双膝跪下，双手着地从我的双腿中间匍匐爬行，他的头被我粉红色的短裙隔住了。“你作隧道，我当火车。”

这里，我想谈谈我的个性。也许是我天生好奇。也许是我的反抗天性、生来笨拙、抑或命运的捉弄，我尤其不想接受别人的劝告。无论怎样，这是一次令人沮丧的游戏。我真想当火车，最后却作了隧道。

10年后，乔·莫雷利仍住在那儿，离我家两个街道远。他长大了，也变坏了。他的双眼一会儿像一团黑色的火，一会儿又像入口即溶的巧克力。他胸前刺着一只鹰，常紧绷着瘦小的屁股，做起事来，眼明手快，手脚利落。走起路来昂首挺胸，目中无人。

我最好的朋友玛丽·卢·莫尔纳说，她听说莫雷利有一根像蜥蜴一样的舌头。

“老天爷”，我答到，“这是意味着什么？”

“不要和他单独在一起，否则你就会明白。一旦他和你单独在一起……如果是这样，你就得付出代价。”

自从那次火车游戏后，我很少见到莫雷利。我猜想他增长了性开发的全部技能。我睁大了双眼，朝玛丽·卢靠得更

近些，希望得到最坏的答复。“你是在说强奸，是吗？”

“我在说引诱！如果他想要你，你就注定是他的。这小子难于拒绝。”

除了6岁时你知道谁染指过，我还未被人触摸过。是为了自己的婚姻，我起码得等到大学。“我是处女”，我说，好像这是一条新闻。“我相信他不会糟塌处女。”

“他专玩处女。他娴熟的动作使女人难以抵御。”

两星期后，乔·莫雷利来到我毕业后每天工作的面包店。面包店设在汉密尔顿，其名叫美味糕点铺。他买了一个涂有巧克力的意大利蛋糕卷，告诉我他已参加了海军，然后在美味糕点铺的地板上，在装满了巧克力奶油蛋糕的柜台后面，他敞开裤子足有4分钟。

3年后我再次见到他。那次我驾驶着我父亲的博克小车去商场路上正巧看见他站在焦维金尼肉市门前。我加大油门车冲上路崖，从他的身后冲去，把他撞倒在右前方的路栏上。然后我停下车，看他伤得怎么样？“哪撞坏了。”

他四脚朝天仰躺在人行道上，仰望着我的裙子说“我的腿伤了”。

“没事，”我说。然后，我转身走进博克车里，朝商场开去。

我把这件事看作暂时的精神错乱和对自我的保护。说真的，我开车还从来没有撞过人。

冬日里，寒风吹打着汉密尔顿大道，呼啸地穿过玻璃窗，把垃圾吹落在路边和沿街商店门前。夏日里，空气清新、潮湿、无风少雨，蝉知了知了地叫着。垃圾桶里散发着臭气。粉尘烟雾永久地弥漫在垒球场上空。这就是生活在新泽西州的

优越条件。

这天下午，我决定不顾8月份以来炎热天气，驾驶着我那敞篷的马兹达米亚塔轿车出门。打开空调，我和保罗·西蒙一起唱着小调，让披肩的金发混乱无序地抽打着脸。我警觉的双眼冷静地掩藏在奥克利斯牌墨镜里，脚重重地踩着油踏板。

星期天，我相约回父母家吃嫩肉。在等绿灯时，我看一下后视镜。当看到勒尼·格鲁伯坐在锃黑发亮的轿车里离我两车之遥时，我猛地把额头放在方向盘上，开始诅咒他。“他妈的”。我和格鲁伯一起上中学。他当时就是一个想入非非的人，现在他还是这种人。不幸的是他现在是一个有正经事情干的狂想者。他在一家信托公司工作，而我还欠着购买米亚塔车的钱。

我是6个月前买的车，那时，我经济状况还好，有一套漂亮的公寓房和去兰杰斯的月票。随后，接踵而来的打击！我被解雇了。囊空如洗，更没有A—1级信誉。

我重新看了后视镜，咬紧牙关，猛地踩下急刹车。勒尼像是在抽烟。当你要抓住他的时候，他又消失了。所以，我不想再失去最后一次讨价还价的机会。我停下车，向夹在我和格鲁伯中间那辆小车司机道歉，然后大步走到他那辆车前。

“斯蒂芬尼·普卢姆”，格鲁伯说，他看上去很高兴，见到我假装惊讶，“难得见到你”。我双手倚在车顶上，透过敞开的车窗看着他。“勒尼，我去我父母家吃晚饭。你不会此时把我的车拖走吧？我是说那样很不够意思，勒尼。”

“斯蒂芬尼，我是一个非常不够意思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有这份体面的工作。我能干任何事情。”

交通灯变信号了，格鲁伯后面司机在揪喇叭。

“或许，我们能做成一笔交易。”我对格鲁伯说。

“这笔交易包括你裸体吗？”

我想抓住他的鼻子把它拧得像麻花一样，让他痛得像猪一样嚎叫。问题是这样就惹急了他。最好还是再克制一点，“让我留一晚上，明天早晨头一件事，就把车开到车场去。”

“不行”，格鲁伯说。“你他妈的鬼鬼祟祟的，我寻找这辆车已5天了。”

“所以，再多一天也没关系。”

“我希望你痛快些。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几乎张口结舌。“算了吧，你拿走。事实上你现在就可以拿走。我可以走到父母家。”

格鲁伯的眼睛死盯着我的胸脯。我穿一件黑色斯潘德克斯弹性纤维短裤，上身套一件宽松的曲棍球运动衫。这身打扮并不性感、诱人堕落，但是勒尼还是色迷迷地看着我。

他张开大嘴笑着使我发现他已掉了一颗白齿。“那明天再说吧。毕竟，我们是中学同学，”“嗯，好。”我也只能这样随便应和。

5分钟后，我从哈密尔顿大街转到罗斯福大街。再有两个街区就到父母家了。我感到正是家庭的温暖，把我吸引到这座城市来。这是一个舒适、安全、充满了爱的大家族社区，仪表板上的记时器提醒我已晚了7分钟，但心头一种想大喊一声的冲动告诉我已经到家了。

我把车停在路边，看到了狭小的两层楼房，及装有百叶窗的前门廊和铝制的遮篷。青瓦屋顶，墙壁的一半是黄色的同40年前一样，没有变化。水泥门廊两侧种着英迷属灌木植

物，红色天竺葵均匀地摆放在走廊上。这座楼房基本上保持原样。前面是客厅，中间是餐厅，后面是厨房。楼上是三个卧室和浴室。房屋小巧整洁，满屋家具，房主过得轻松自在、惬意。

隔壁住着马科维茨太太。她靠社会保险金生活，只能买得起清仓的油漆涂料，把她那半截墙漆成灰暗的绿色。

我妈站在纱门前喊我：“斯蒂芬尼，你还坐在车里干什么？你已迟到了。你知道你爸爸不喜欢吃得太晚。土豆都凉了。肉也燉干了。”

在这座城里，吃饭是一项很重要的事情。月亮围着地球转，地球围着太阳转，这座城区围着燉肉转。从我有记事以来，我父母的生活中就离不开用麻绳扎裹起来的猪肉，那肉足有5磅重，下午6点钟准燉好。

我奶奶马祖尔站在我妈妈后面2英尺远。她打量着我的紧身短裤说：“我得买一套这样的服装，我这双腿还很漂亮。”她提起裙子，看着她的双腿。“你看怎么样？我骑上摩托车是不是会更好看？”

我奶奶的腿膝部像门上的球形把手。她年轻时确实是个美人，但岁月的流失使她苍老了。我想如果她还想穿紧身短裤，仍适合穿。这就是生活在新泽西州的好处——即使老太太穿奇装异服也能被认可。

厨房里传出我爸爸的抱怨声，他正在那里切肉。他咕嘟着：“骑摩托车穿紧身短裤，”他拍拍脑袋“嗯！”

2年前我爷爷马祖尔因动脉阻塞把他送到西天去吃更大的烤肉后，奶奶便搬过来和我父母住在一起，就再也没有迁出去。我爸爸是用欧洲式的克制和不圆滑的抱怨接受了这个

事实。

我记得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他小时候养了一条狗，这条狗是世界上最丑、最老、最笨的狗。它小便失禁，走哪尿哪。它嘴里没有牙齿，髌部关节炎，皮下长着一个巨大的肉瘤。一天，爷爷普卢姆把它拖到车库的后面毙了。我猜想我爸爸有段时间幻想用同样的方法结果我奶奶马祖尔。

“你应该穿身礼服，”我妈妈对我说，她把青豆和拌有奶油的圆圆的洋葱头端上餐桌。“30岁的人了，还穿着这十几岁孩子穿的外套。像你这样怎么能找一个好男人？”

“我不想男人。我过去有一位，但不喜欢他。”

“那是因为你丈夫是个大傻瓜，”我奶奶马祖尔说。

我同意这个看法。我已离婚的丈夫是个大傻瓜，特别是我当场抓到他和乔伊斯·巴恩哈特在餐厅桌上所干的不法勾当。

“我听说洛雷塔·布齐克的儿子和他的妻子分居了，”我妈妈说。“你还记得他吧？他叫罗纳德·布齐克。”

我知道她要把话提转向哪儿，但我不想谈这些。“我不愿和罗纳德·布齐克一起参加社交活动，”我对妈妈说，“想也别想。”

“罗纳德·布齐克哪不好？”

罗纳德·布齐克是个卖肉的，秃顶、体胖，我想我对这些是有些功利，但发现和一个整天把鸡杂碎放到鸡肚里的人作风风流浪漫的事情实在不可想像。

我妈妈插话说：“好了，那么，伯尼·孔茨怎么样？我在干洗店里见到他，他在打听你的情况。我想他对你感兴趣。我可邀请他过来喝咖啡吃点心。”

我的桃花运来了，或许，我妈妈已邀请了伯尼。可能这时他嘴里吃着泡泡糖正在社区内转悠。“我不想谈伯尼，”我说。“我得告诉你一件事。一则不好的消息。”

我害怕谈论这件事，想尽量推迟些时间再谈。

我妈妈捂着她的嘴说：“难道你发现乳房有肿块！”

我家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病史，但我妈妈非常警觉。“我的乳房没问题。问题是我的工作。”

“你的工作怎么那？”

“我已被解雇。”

“解雇！”她深深地吸了口气说。“这怎么可能？这样好的工作，你很热爱这项工作。”

我是马丁时装店减价女式内衣的进货员，在纽瓦克工作。那里并非是花园州里的一个景点。事实上，我妈妈热爱这份工作。当我为了时髦的尼龙内衣玩命地讨价还价时，她认为这最富诱惑力。马丁时装店绝非销售性感的女性内衣。

“我不担心，”我妈妈说。“总会有女式内衣进货员的工作的。”

“这份工作没有了。”特别是那些为马丁时装店工作的进货员。我作为马丁时装店的工薪人士使我就像麻风病患者一样，别人避之唯恐不及。今年冬季，马丁时装店行贿，结果，这类似打劫的行为公布于众。总经理因为非法商业行为被起诉，马丁时装店全部作价给巴尔迪考特公司。我自己没有过错，但也在全部解雇之列。“已失业6个月了。”

“6个月了！可是我一点也不知道！你妈妈真不知道你已经流落街头。”

“我没有流落街头。我还在做零时工、管档案之类的活。”

这活也不景气。我在大特伦顿区每一个招工单位都登了记，并且虔诚地阅读招聘广告。我并非挑剔职业，在电话咨询中划定最后界线，或低档旅馆服务员，但我前景不好。我过了招工的年龄，又缺少管理经验。

我爸爸叉了厚厚的一块燉肉放在他的盘里。他在邮局工作 30 年，选择了提前退休。他现在退休在家兼开出租车。

“我昨天见到你堂哥文尼，”他说。“他现在正找人做档案工作。你应该给他打个电话联系一下。”

我正希望更换一个职业——替文尼管档案。在亲戚中，我最不喜欢文尼。他是一个卑鄙的小人、色情狂、臭狗屎。“他付多少钱？”我问。

我爸爸耸耸肩说，“肯定是最低工资。”

太好了。对个绝望之极的人来说，这是一份极好的工作，丑陋的老板、蹩脚的工作、可怜的工资。跟这种老板工作，今后遇到不顺心的事将无休无止。

“最好是离家近些，”我妈妈说。“你可以每天回家吃午饭。”

我木然地点点头，无地自容。

阳光从卧室的窗帘缝中照射进来，起居室窗外的空调发出不祥的声音，单调而沉闷，预示着上午又是一个灼热的天气。收音机钟上的数字显示器闪烁着蓝色数字，已经 9 点钟了。不管有我没我，这一天又开始了。

我打着哈欠从床上滚下来，拖着脚步走进盥洗室，漱洗毕，来到厨房，站在冰箱前，希望冰箱仙子晚上已来过。我打开冰箱门看了看空荡荡的架子，意识到食物没有从黄油商堆积如山的黄油中魔术般地出现在我的冰箱里，土豆片也没

有从货架上自动地走进冰箱里。摆在我面前的是半罐仿蟹肉、一瓶啤酒，蓝色花模金麦面包，和一盒仓鼠食。我疑惑早上9点喝啤酒有点太早。当然，在莫斯科，已是下午4点，正是喝啤酒的时候。我喝了半瓶啤酒，朝起居室窗前走去，打开窗帘，朝下面的停车场一看，我的米亚塔车不见了。勒尼一早就取走了。这对我来说并不惊讶，但我仍然感到说不出的气愤。现在我成一名地道的身无分文的人。

如果这还不够沮丧，我已穷途末路还答应我妈妈去见文尼。

我拖着身子来到淋浴室，痛痛快快地大哭了半小时，跌跌撞撞地走出来，穿上连裤袜和套服，准备帮妈妈做点事。

我养得仓鼠雷克斯还在笼子里的肥皂盒里睡着。我拿些食物放在它的碗里，咂咂嘴。它睁开眼睛，眨巴眨巴，动了动腮帮，嗅嗅，没有吃。我不怪它，昨天早餐我尝了这些食物，也没觉着什么味儿。

我锁上房门，顺着圣·詹姆斯大街走了三个街区来到蓝带旧车行。车场前放着一辆标有500美元的诺瓦牌车寻求买主。整个车身锈迹斑斑和无数次事故留下的痕迹使诺瓦车已面目全非，很难说是一辆雪佛莱，但蓝带旧车行只愿意拿我的电视和录相机交换这辆破车。我又添了我的食物处理机和微波炉，交纳税款、支付小车过户手续费。

我开着诺瓦车出了车场，径直找文尼。我把车开进汉密尔顿大街和奥尔登大街交界的拐角一个停车场里，取出钥匙，等着车停下来。我做了一个简短的祈祷希望不要被我认识的人发现，用力扭开门，急匆匆地走了一小段路来到沿街正面的办公室。蓝白相间的招牌上写着“文森特·普卢姆保释保

证公司。”小写字上面写着 24 小时全国服务。文森特·普卢姆保释保证公司位于慈爱干洗店和菲奥雷洛熟食店之间，其宗旨是为家庭服务——负责调解家庭骚扰、处理妨害秩序、盗车、酒后驾驶、扒窃等违规行为。办公室狭小而普通，墙上镶的是廉价的胡桃木板，地上铺着质量低劣的赭色地毯。会客室的一面墙靠着一张丹麦现代棕色仿真皮长沙发椅，褐黑色金属桌子上放着一部多线电话机，一台计算机占着桌子一角。

文尼的秘书坐在桌子后面，正专心地翻阅一摞卷宗。“我能帮你忙吗？”

“我叫斯蒂芬尼·普卢姆。来看我堂哥文尼。”

“斯蒂芬尼·普卢姆！”她抬起头。“我叫康尼·罗索利。你和我小妹蒂纳一起上学。哎哟，天啦，我希望你不要带保释金来。”

我认出她了。她和蒂纳长得一个模样，只是比蒂纳显老些，腰部厚实些，脸部更忧郁些。她头上有许多令人苦恼的黑发，棕黄色皮肤完美无瑕。

“我要做得唯一一件事是钱，”我对康尼说。“我听说文尼需要一个人整理档案。”

“我们刚找一个人。这是一份卑贱的工作。拿最低工资，还得整天紧张地打字。我感觉如果你同样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你能找一个比这挣钱更多的工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听着，你真要工作，为什么不叫文尼给你一份寻找逃债者下落的工作。这份工作挣钱多。”

“多少钱？”

“债务的 10%。”康尼从她桌子左边的第一个抽屉里拿出

一份卷宗。“我们昨天得到这份材料。保释金是10万美元。这人不出庭做证。如果你能找到他，把他带来，你就能得到1万美元。”

我把一只手放在桌上稳定一下情绪。“1万美元找一个人？是多么大的收获？”

“有时他们抗拒，朝你开枪。但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康尼翻阅着卷宗继续说：“昨天来的这小子是个当地人。莫尔蒂·拜尔斯已开始跟踪他。一些预备工作已开始做。照片和其它材料都有。”

“莫尔蒂·拜尔斯怎么啦？”

“他没法干了。昨天晚上11时30分。他半面身子躺在排水沟里，一根软管通在他的鼻子上。”

我不希望莫尔蒂·拜尔斯有任何不幸，但一想到要取代他的前景就兴奋不已。钱诱人，工作称号也显尊贵。另一方面，抓一个在逃犯听上去也蛮骇人的。尽管当我的身体部位受到危险时我也是一个公认的胆小鬼。

“我猜想，找到这小子也不难，”康尼说。“你可去同他妈妈谈谈。如谈不好就回来。你能损失什么？”

唯一我的性命。“我不知道。我不喜欢枪杀。”

“也许，就像驾驶在收费高速公路上。”康尼说。“也许，你会习惯的。我是这样看，生活在新泽西就是一种挑战——多少有毒的废弃物，多少武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多少重型大卡车。我意思是多一份疯狂和枪杀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这同我的观点非常相似。这1万美金真他妈诱人。我可以还清全部的债务，使我的生活从此好起来。“好”我说。“这活我干了。”

“你得先同文尼谈谈。”康尼把她的椅子转向文尼办公室的门。“喂，文尼！”她大声喊着。“你这儿有生意了。”

文尼 45 岁，身高 5 英尺 7 英寸，有着像白鼬一样细长而无骨的身躯。他穿着一双尖头鞋，像乳房突出的女人。肤色黝黑的他常驾驶着一辆豪华型卡迪拉克轿车。

“斯蒂芬尼在这儿想做缉拿逃犯的工作，”康尼对文尼说。

“不行，这太危险，”文尼说。“我大多数代理人过去都是保安人员。你得知道一些执法常识。”

“我可以学习”我告诉他。

“先学执法。然后再来。”

“我现在需要工作。”

“这不是我的事。”

我揣测该强硬的时候到了。“我会使它成为你的事，文尼。我要同露西尔长谈一次。”

露西尔是文尼的妻子，也是这个城区唯一一个不知道文尼沉溺于女色的人。露西尔对文尼的事一无所知，我也不愿告诉她真相。当然，假如她要问我……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你要敲诈你自己的堂哥？”

“现在是绝望的时候，没办法。”

他转向康尼。“给她一些民事案件处理。一些关于电话工作的差事。”

“我要做这件事，”我指着康尼桌上放着的卷宗说。“我要 1 万美元。”

“别想它。这是一宗凶杀案。我还从来没登榜过保释人，但他住在这城里。我真替她妈妈难过。相信我，你不需要这

种麻烦。”

“我需要钱，文尼。给我一次机会，我把他抓来。”

文尼说：“在地狱里都搜遍了，我也抓不到这小子，我有10万美元的亏空。不能派一个新手追踪他。”

“那么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文尼”我说。“如果我一周内不把他抓来，你就把这事交给别人干。”

“半个小时也不给！”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靠近他耳边说道：“我知道扎列茨基女士和她的底细。晓得那些男孩子，也知道这个宝贝儿。”

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把嘴唇咬得发白。我知道我完全击败了他。露西尔要知道他如何对待这个宝贝儿，肯定遗弃他。然后，告诉她爸爸哈里·哈默，哈里会割掉他的子孙根。

“我寻找谁？”我问文尼。

文尼把卷宗交给我。“寻找约瑟夫·莫雷利。”

我的心脏急促地跳动着。我知道莫雷利参与一起杀人案。当时这起杀人案成了这个城市的头号新闻，特伦顿时报头版整版报道了枪杀的细节。大字标题：罪恶的警察打死一名手无寸铁的男子。这是一个月前的事了，在没有更多的消息的情况下，我认为枪杀是在执勤时发生的，没想到莫雷利被指控谋杀罪。

我的这一反应文尼看得很清楚。“从你的面部表情，我知道你认识他。”

我点了点头说：“上高中时我卖给他意大利蛋糕卷。”

康尼嘟囔着说：“亲爱的，在新泽西有一半女人都卖过他意大利蛋糕卷。”

第 二 章

我在菲奥雷洛商店买了一瓶饮料，边上车边喝。天气闷热，我滑到方向盘后，解开红色丝绸衬衫上的两个纽扣，脱下长统裤袜，然后，翻开莫雷利的卷宗，先研究他的照片——几张从警察局档案中拿来的照片，一张上身穿着一件棕皮茄克衫，下身穿着一条牛仔褲的抓拍照片；一张穿着西装、系着领带的正式照片。这张显然是从一份警察出版物中剪裁下来的。他没有太大变化。或许，比以前稍许清瘦了。脸骨更加分明。眼角上多几条皱纹。一道薄纸般的新疤痕划过他的右眼眉，造成他的右眼睑明显下垂。他脸部表情令人不安，带有恐惧感。

莫雷利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利用我的天真无邪捉弄我。自面包店那一幕后，他从没有给我打电话，没有送一张明信片，甚至没有说过再见。最糟糕的是我还想他给我打电话。玛丽·卢·莫尔纳说得对，约瑟夫·莫雷利正是充满魅力，令人难于忘怀。

我告诫自己这是历史。在过去的 11 年里，我顶多见过他三、四次，而且每次都离得很远。莫雷利是我童年的一部分，孩提对他的感情现已荡然无存。我得干自己的事情，这再简单不过了。我不是为过去的创伤而报复。寻找莫雷利同报复